



凤城寻「遗」
◎施敏

向远而流的河

◎徐织

港闸河从唐家闸北川桥到天生港船闸入江,连通扬运河与扬子江,江河活水涌流,两岸故事生生。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港闸河畔吊脚楼

先生珍藏一张黑白照片,简约的画面极具历史感,先生说:“1965年,航道测绘船从通扬运河转过北川桥,北岸见几栋吊脚楼,适逢枯水期,露出木质楼脚,便拍摄下来。”60年前按下的快门定格了一个画面:几幢毗邻的吊脚楼建于水边,静无声色。青春的船驶过,渐行渐远。

2025年春,再走港闸河,我们去寻黑白旧影的吊脚楼。踏上唐闸北川桥,先生向西瞭望:“吊脚楼!它还在!还有那石阶也是当年的!”苍老的声音似电影的画外音,那吊脚楼在春风绿柳下。

楼前一铭牌写道:吊脚楼建于清末民初,位于北川桥畔高岸街,原为陆蔚华先生的诊所。陆蔚华,唐闸名医,擅长小儿科,专治儿科疑难杂症,其“陆鬼麻子小儿科”被民间广为称道。

一百多年前,吊脚楼前悬着“药葫芦”,飘着“悬壶济世”鱼符,小楼的“仁慈济世”给远近乡里人带来康健的希望。

如同AI制作的动画,黑白岁月瞬间色彩明媚,风吹柳动,轻拂古色古香的栅栏,高脚托举着青砖黛瓦,亭亭独傲在水边,静思春花秋月里民间对传承的虔诚。

传承,怀敬古的虔诚!黑白与彩色变幻间,我看到“上古之世,有圣人作,构木为巢”,渐渐地,海安青墩遗址发掘的新石器时期干栏式建筑愈发清晰,干栏式建筑在风雨岁月中演变,从河姆渡走向山河大川的吊脚楼风靡成云贵高原的群楼,遥远的色彩定格在镜头里,即成为永恒的经典。而于我们,远古的吊脚楼建筑形制就在眼前,就在家乡港闸河畔。

爬满青藤的船闸

沿港闸河西行至大生纱厂东工房,见河上一船闸,名“泽

生水利公司船闸”。泽生外港水利公司建于1905年,公司成立后于港闸河上建此船闸。

水利谋局是张謇对南通的重大贡献,他聘请了荷兰水利工程师名亨利克·特莱克。特莱克来南通后建立了蒿枝港水闸(地点在启东),还参与了江隄、涵闸、公路、桥梁等多项工程规划与建设。

特莱克主持设计的泽生水利公司船闸今犹在,锈红点缀的蓝灰钢架混凝土船闸高立,跨河的玻璃通道蒙着日久的烟尘,我用镜头仰拍船闸,青藤如瀑布,狂野青藤与人类的杰作缠绕,青藤的嫩梢向上探起,微微颤动,百年船闸在阳光的笼罩下充满随性。

先生说:“六十年前,测绘船过闸门,进闸室,南来北往的船在闸室等候,待闸门内外水位调节到无高低落差时就可以开闸放行了。”我们沿河转弯行数十米,看到相对的一座闸,哦,两闸之间的流水就是“船室”,水闸让任性的河水听从指挥,让南来北往的船儿进退中绳。

立于泽生水利公司船闸前,风云与人物历久弥新。家乡,包含在地理概念中的人文历史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内核。而今,爬满青藤的百年船闸彰显着俊美的张力,如同隽永的歌声,如同充满自信的雕塑。

港闸河流向远方

这儿曾经荒烟蔓草,有一条河绵绵穿过,七曲八弯16里,两头连着运河与长江。此水本无名籍,1905年3月,张謇先生沿河主导修建了南通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以煤渣铺路,取浚河之土夯实,从此路宽河阔,公路上车辆载着货物奔驰,航道上平底沙船畅达,时名“天生港河路”,此水即取首尾地名“港闸河”。

独轮小车在乡间小路亦步亦趋,农田四季变换,不远处港闸河左岸兴起一座座现代化机器运作的企业,右岸街巷商铺、诊所、工房比肩而立,大生纱厂、复兴面粉厂、机器碾米公司……凡是唐家闸企业的生产材料与

成品,水陆运输皆有通道。

沿着港闸河前行,流水如旧,两岸旧景新颜可圈可点,历史脚步的回声伴随着我们,直走到城市西北角的大江边——天生港泽生街。

如今泽生街有些落寞,店稀人少,街边人家阶苔青,窗台年久尘土落,别有“远街”风味。唤起先生叙往事:那几间是海洋捕捞公司旧址,航道测绘船曾在这儿补给了饮用水;那一间供销社当时商品琳琅;60年前泽生街很热闹,买卖兴旺,人声鼎沸,烟火气浓浓。

我们是去探访港闸河出口的,当年的航道测绘日记在那儿画了一个句号,那是一座陈旧的闸口——中心港闸,60年前的日志上标明为“天生港闸”。北川桥到天生港闸只是航道河流的起讫点,港闸河有更大的奔流,它向远而去。

走上石块垒就的矮墙岸堤,眼前豁然海阔天空,内河如突然张开的折扇,将一路的风情洒向大江,这浩浩汤汤的大水是长江下游——扬子江最宽江面,南北岸相望8.8公里。江水在夕阳下银光点点,长空好风,江水淼淼。

1904年,张謇先生曾立于港闸河入江口,胸中生出发宏伟蓝图,他要筹建一座通江达海的码头,在向两江总督周馥的申请函中写下:“凡八州县,一水可通,而天生港适为枢纽之一。”天生港从此肩负着通江的重任。把历史故事串成珠链,张謇的南通实业史光彩夺目。

天生港闸前大江东去,一座全长11公里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横跨江,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曾无数次从大桥上经过,今天站在港闸河入江口,龙腾虎跃过大江的壮观景象更显震撼。

重走港闸河,旧影渐行渐明,舟帆行水与彩虹跨江,炫眼的变化怎一个“沧海桑田”能概括?站在大江边,我们陶醉于内河与大江交汇的强劲脉冲,运河、长江脉脉相通,联袂谱就了优美的合奏曲,而人,是最有魄力的指挥者。



明年春笺

◎陆依依

晨曦初照,三辆大巴
似驮着楼群的梦,
却轻盈启程
我们卸下防盗门的厚重
让笑声与红歌的余韵
于绍兴古镇与乌篷船头,巧妙重铸新生

党员胸前徽章熠熠,如导航之星
又似稳船压舱之石
三天行程的每一处岔口
总有他们高擎的旗帜——
“模范”二字,写成无声而深刻的注脚

百草园的蟋蟀,在三月奏响乐章
替沉默楼道送去问候
何首乌的根须,仍缠着童年偷摘桑葚的记忆
三味书房的晨光中
“早”字刻痕,渗出悠悠墨香
那是读经如稻粱的质朴
读史如肴饌的醇厚
读子如醺醺的深邃蕴藏

五泄瀑布,将彩虹慷慨分发
到每一双紧握的手上
斗岩的石阶,忽而柔软如绳
恰似书屋木桌上
那被无数掌心摩挲发亮的
“早”字,蜿蜒曲折的笔画

比岩石更坚韧的
是搀扶长者时,衣袖间飘落的纸墨芬芳
比春汛更准时的
是晨读时,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响
似春蚕悠然食桑

在孔乙己酒厂的封坛灌中
时光酝酿着琥珀色的承诺
那被反复温热的黄酒
终会沉淀为——
业主议事厅里,最

醇厚的共识凝聚

汤江岩的陡坡,教会我们
将喘息谱写成激昂的进行曲
西施故里的珍珠帘
用吴侬软语记录——

“早”字首笔,如何穿透晨雾
未竖又怎样,在暮色里站成巨人的身姿

此刻,请铭记
车长桌长名单上,那些闪光的姓氏
他们让“带头”不再仅仅是个动词
而是三味书屋窗台上
那盆永远朝向阳光的水仙花
绽放的优雅姿态

归程的行李箱内
装满大半小区春天的珍贵样本
有费总脱口秀的希望种子
有曾搀扶过的轻柔云朵
还有合唱时震落的缤纷樱花
更有一叠泛黄纸页:

首页印着“早”字拓片
背面是三味的佳肴韵味
以及酒厂品尝后,留下的温润如玉的回味

明年的路线图已悄然发芽
业主委员会的记事本上
春风正统计着
愿将防盗窗换成篱笆的名字——
每一笔签名,都在复刻
那个穿透百年时光的“早”字印记

标杆旗帜,处处迎凤猎猎飘扬
和谐邻里,从每个人的笑容里
舒展成新抽的嫩绿枝条
恰似书屋梁间
那窝新燕啄破的第一个黎明曙光

